

烽火歲月黛年華（一續）

學生時代所聞所見所思

● 郎萬法

五、劉葆真餓死的故事

考上光夏後生活倒很悠閒，一天中午

在震旦附近小館吃客飯時，有位在同桌用

餐的青年，先是彼此禮貌點頭，後是聽對

方口音帶山東腔，交談後才知道也是來自

煙台，就住在附近，是考入劉海粟先生創

辦的藝專，專修音樂的學生。原來，是煙

台名律師劉再興先生的長公子劉葆真。而

家姊郎大夫則是劉府常年醫療顧問，本是

通家之好。從此，他鄉遇故知，便經常來

往。不久才知道他生活艱苦，一天僅食一

餐飯，稍後貧病交迫而死在陋室中。不才

雖然也接濟過他，可惜杯水車薪，不濟於

事。臨終前，含淚對本人說：「來滬後，開始所有開銷，均向煙台永康公司上海客

梁石淵那裡支領，後來我父親不滿意我主

修音樂科系，不許梁石淵供給，我只好兜售自製影刻品維生，由於銷路不好，才常常斷炊。」

何以煙台名流之子，會餓死在上海，這個故事說來話長也有點荒唐，先讓不佞

話說從頭。緣煙台稍有名氣的公司行號，

每家都派老夥計駐在上海辦貨、發貨，有

時兼充抄股票搞匯兌賺匯水等等投機生意

。商號所派這些幹員，一般叫上海客。上

海客所設的辦事處叫上海莊。這些上海莊

，又多半駐紮集中在法租界吉祥街的北恒

茂或怡順昌以及英租界四川路上的東悅公

，通常又叫行店屋。這些行店屋多半係環

繞一周的三層樓房，都有中庭的老建築物

，每層各有二、三十間不等的單獨門戶，

門外再掛上商號招牌，有走廊順樓梯進出

，每戶既可辦公又可居住，另有廚房包伙。當時煙台永康造鐘有限公司的上海莊，就設在怡順昌行店屋樓下，永康的上海客

名叫梁石淵，是一位精明能幹很有交際手腕的駐在員。

煙台有錢人家到上海「留學」的子弟

，多數是這些上海莊的少東，不然起碼也

是這些行莊大老闆的至親好友。上述劉葆

真的令尊，煙台名律師劉再興，就是永康

造鐘無限公司的法律顧問，劉葆真在上海

的開銷，自然向永康上海莊支領，再由煙

台家中照數清訖。一次，永康上海客梁石

淵返回煙台述職，順便拜訪劉律師，於是

劉律師問起在上海唸大學的兒子學習情況

。不料這位上海客梁某答稱：「令公子在

上海學吹喇叭。」劉氏一聽，這還了得，憑我的家世，到上海求學，不務正業，學

吹喇叭，成何體統。盛怒之下對梁某說：「你回上海對他說，若再學吹喇叭，就拒絕給他錢用，叫他自生自滅，不算我的兒子。」倒是劉葆真有骨氣，至死不改其志。就這樣經濟來源斷絕，只好自力更生。可惜他的作品，欣賞者不多，在無人問津的情況下，先是典當渡日，最後潦倒不堪，以致餓死。

梁石淵說他吹喇叭，實際他是學音樂，用吹喇叭代替學音樂，告訴他老子，這是不道德的行為。是一句嘲笑人很刻薄的話，等於看不起人家。原因，那時節，北方部分生意人未受過什麼教育的很多，對有錢人家子弟到上海唸書，心存嫉妒，專門用些不當的話語消遣你，卻造成損人不利己的後果。

溯自清末民初年代，把唱戲的演員與吹打彈拉的演奏藝人，卻看成下流行的行業，所謂：「忘八戲子鼈吹手」就是那個年代的家常話，不像現在都把演唱或演奏人員看成表演藝術家，受到社會普遍的尊敬。那時講的是耕讀傳家，比較像樣的人，也祇能玩票，絕不可以下海，以此營生。而劉葆真的父親，聽梁某告訴他

，他兒子書不讀，學吹喇叭，情何以堪，結果害死這位有天才的優秀青年。事後，本人回煙台親自去劉府慰問，老夫人哭著對我說：「早知道有這一天，他要吹喇叭，就叫他吹吧，何必斷他的錢用！把好好一個孩子活活餓死！」這真是人間慘劇，梁石淵作孽。

六、求智訪賢看戲學戲

光夏中學是在英租界福煦路口慕爾鳴路上，有操場有學生宿舍，也有一長排二層樓教室，在孤島時的上海，已算很好了。轉到光夏中學後，雖然跳級，倒也輕鬆。除了英文有些吃力，需要加強外，數學

理化學都有階段性的範圍，只要將範圍內從頭至尾用心溫習，不懂的找人問，再把習題每題照作照算，公式照背，遇到考試便會迎刃而解。史地更不要說，等於看故事，考試答起來，順理成章，自然應付裕如。所以一年半下來，雖未名列前茅，倒也差強人意。因此，仍有機會走訪賢者，

生的紅樓二尤，馬連良的借東風，以及程硯秋的春閨夢，也到卡爾登看麒麟童（周信芳）的明末遺恨。此外，上課作業之餘，假日也到中華書局或商務印書館買書看書。

這裡我要跟看倌打個「背供」，不才

所以愛看京戲，也有遠因與近果。緣煙台這個地區有看戲、票戲、研究戲的風氣，各地名角到煙台唱京戲能一炮而紅，再到

其他大小碼頭，則無往不利。雖然小可沒

有演戲細胞，在煙台這個環境中長大，混跡其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漸有看戲

的因子。在感受認知中，影視與歌唱演員，只要會表演有歌喉就可以成明星。而京

劇演員，其難度是除有天賦異稟外，還得有硬工的根基與做工的訓練。京劇表演是無聲不歌，無動不舞。京戲的構思是以少

代多，以虛代實，是抽象畫中的大寫意，也是把文學著作中死的人物，立體創造出活的形象。唱唸做打，都有節奏，都有情感，因此不佞也跟著附庸風雅。

在震旦剛放寒假時，本人生了一場類

如國學大師唐文治、考古學家丁福保、命理學家袁樹珊、戲劇大師梅蘭芳。也找空檔學戲、聽戲。曾到過黃金大戲院看荀慧生。他是戲迷，愛看也愛學。病好了，為了

答謝，我要請他看戲。經過一同看戲的經驗，他才知道我也愛戲，於是也就常帶在下到他學戲的地方去觀摩。教他唱戲的叫吳繼蘭老師是位中年婦女，在上海黃金大戲院也掛過牌，為人和善。彼此認識後，她跟不才說：「你也可以學學玩玩。」雖未拜師，卻跟她學過一點金玉奴與玉堂春的表演與道白。例如：「青春整二八，生長在貧家，葉綠春數盡，辜負貌如華。奴家我金玉奴，我爹金松，今兒個早晨替人家照應喜事去了，到如今晚兒還不見他回來，我不免到門外走走，喲！那兒來個倒臥呀！你醒醒啊，醒醒啊，還好，有點兒氣。」看她一邊表演一邊教，又自拉又自唱，也是一大享受。那時她家還有個小客人，名叫小秋，聽說剛到上海戲校學戲，才十二、三歲的小丫頭，我們去了有時她也在。她稱吳老師叫阿姨，偶爾吳老師也叫秋兒給客人倒杯茶。誰會想到我們邂逅相遇的小秋，就是後來紅遍大江南北以及寶島台灣青衣祭酒的顧正秋。所謂：「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言之不謬也。

范兄與我還有一位姜振北老弟，那時先後的莫過於折子戲中，像芙蓉草（趙桐珊）與劉斌崑的活捉三郎，芙蓉草腳步徘徊在舞台左右，輕飄飄就像飛的一樣，若沒有真功夫，何臻及此。還有葉盛章與李少春的三岔口，相互摔打，乾淨俐落，看的過癮，迄今無出其右。至於筱翠花（于連泉）與曹四庚的大劈棺中，曹四庚裝的二百五，穿紙紮的衣裳，歷一個多小時，文風不動，真是功夫到家，值得讚佩。再就是林樹森與袁世海的華容道，袁世海把曹操奸雄味道的做派與林樹森把關公正氣威儀的架式，兩者都表露無遺，相得益彰，歎為觀止。

那時節，四小名旦中的張君秋，在扶風社馬連良班子裡掛二牌，給馬連良配戲。楊寶森是後起之四大鬚生之一，那時還替程硯秋跨刀。至於後來紅極一時的裘盛戎，還是普通配角。余生也晚，清廷的供奉，與民初的生旦淨丑，究竟好到什麼程度，未見過，不敢亂加斷語。至於抗戰前到北平考學期間，心無二用，也從未看過仍在演的余叔岩、尚小雲、高慶奎、郝壽臣、楊小樓這些京劇泰斗的台風。自歎，不無遺憾。若單就在上海看過的這些角色，目前想想已經難能可貴，也成絕響了。

素秋，以新紡棉花而走紅，那時到上海在黃金戲院演出。她是山東威海人與山東牟平首富之子張老五緒詰兄不但舊識且有感情，老五為了捧場，從吳素秋登台首場開始，到結束為止，把池座中間第三排，是全場最好的座位，整排包下。黃金戲院天天送票到張家經營的泰生東上海莊，我們同學之間，凡是想看吳素秋的戲碼，不必買票，可逕自到泰生東去拿就好了，既不要錢，還是最好的位子，豈不快哉。我可以陶醉的說：看戲是撫慰天涯遊子寂寞的心靈，見證古往今來為善為惡，教忠教孝的好素材，看倌，你不該反對吧。

七、半壁江山烽火一片

民國廿七、八年，正是在下剛到上海讀書之際，而我國卻是半壁江山烽火一片。北方平津失守，濟南青島淪陷。南方上海撤退後，由於日寇揚言一週拿下上海南京，三個月征服中國。八一三之役，單單上海一地，我軍就抵抗了三個多月，而日本陸海空軍也死傷慘重。迨佔領南京後，日寇惱羞成怒，由日酋本閒雅晴中將指揮屠殺南京市民超過四十三萬人。各種慘殺之狀，有外國神父錄影傳播各地，才震驚

世界。好在於民國廿七年三月十二日欣聞臨沂戰場日軍慘敗，繳械投降。接著在四月十日左右台兒莊我軍大捷，摧毀日寇兩個師團，日軍死傷在三萬人以上。另外在大別山戰區由張自忠將軍率領健兒與日寇血戰五個月，旨在保衛武漢三鎮，迄武漢撤退任務達成後，苦戰才告一段落。不料日軍卻在南方進襲廣東，於九月廿一日廣州陷落。嗣後於十一月十三日長沙大火，當其時也，張治中為湖南省主席，坐鎮長沙，誤信日軍逼近，乃下令放火焚燒長沙各項設施，造成一片焦土，損失慘重。而張治中為推卸責任，將全部過失歸於長沙警備司令鄧悌，警備團長徐崑，警察局長文重孚三人負擔，最後依軍法處死，藉平民怨。於是有人不服張治中所為，乃撰寫對聯，用張治中三字為首，以諷之。橫批：「張皇失措」，上聯：「治績安在，兩大方案一把火」；下聯：「中心何忍，三顆頭顱萬古冤」。填寫人可謂匠心獨運，允稱奇才。

1. 河內鋤奸汪偽登場

民國廿八年二月十日日軍強行登陸海南島。這時節，汪精衛發表艷電後，已抵

達越南河內，於三月廿日汪精衛的替死鬼曾仲鳴，被我方忠義之士陳恭澍、王魯翹等，在河內制裁身亡。直到五月六日汪精衛到達上海，下榻虹口日本海軍司令部附近的重光堂，進行他的偽組織活動。由於汪精衛當年在北京行刺清朝攝政王時，曾作過詩句明志：「慷慨歌燕市，推車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如今當了漢奸，有人作打油詩譏之曰：「昔年慷慨歌燕市，今日投降作楚囚，早能引刀成一快，何嘗辜負少年頭。」所以說蓋棺才能定論。記得早年流行一首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先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豈非汪精衛之謂歟。在河內鋤奸前後，日酋岡村寧次率大軍發動贛北之役，我軍在上官雲相、羅卓英兩位將軍指揮下與日寇拼鬥兩月餘，迄民國廿八年三月廿七日南昌終於陷落。接著在民國廿八年六月廿一日沿海汕頭市亦被日軍佔領。可以說到處哀鴻遍野，只有上海租界一隅，歌舞昇平紙醉金迷。唯四周被日軍封鎖。食米逐漸短缺，鄉民便私下帶大米運到租界兜售，供大家享用。後被日軍察知，下令禁止搬運，於是另有婦女假扮孕婦，暗自把米放在身前，進

入租界，再沿街高喊：「大米要吧，大米一端在賺取小利。如此這般，日子已久，又被日軍發覺，於是凡屬來自四鄉經過附近的重光堂，進行他的偽組織活動。由於汪精衛當年在北京行刺清朝攝政王時，曾作過詩句明志：「慷慨歌燕市，推車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如今當了漢奸，有人作打油詩譏之曰：「昔年慷慨歌燕市，今日投降作楚囚，早能引刀成一快，何嘗辜負少年頭。」所以說蓋棺才能定論。記得早年流行一首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先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豈非汪精衛之謂歟。在河內鋤奸前後，日酋岡村寧次率大軍發動贛北之役，我軍在上官雲相、羅卓英兩位將軍指揮下與日寇拼鬥兩月餘，迄民國廿八年三月廿七日南昌終於陷落。接著在民國廿八年六月廿一日沿海汕頭市亦被日軍佔領。可以說到處哀鴻遍野，只有上海租界一隅，歌舞昇平紙醉金迷。唯四周被日軍封鎖。食米逐漸短缺，鄉民便私下帶大米運動到租界兜售，供大家享用。後被日軍察知，下令禁止搬運，於是另有婦女假扮孕婦，暗自把米放在身前，進入租界，再沿街高喊：「大米要吧，大米一端在賺取小利。如此這般，日子已久，又被日軍發覺，於是凡屬來自四鄉經過附近的重光堂，進行他的偽組織活動。由於汪精衛當年在北京行刺清朝攝政王時，曾作過詩句明志：「慷慨歌燕市，推車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如今當了漢奸，有人作打油詩譏之曰：「昔年慷慨歌燕市，今日投降作楚囚，早能引刀成一快，何嘗辜負少年頭。」所以說蓋棺才能定論。記得早年流行一首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先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豈非汪精衛之謂歟。在河內鋤奸前後，日酋岡村寧次率大軍發動贛北之役，我軍在上官雲相、羅卓英兩位將軍指揮下與日寇拼鬥兩月餘，迄民國廿八年三月廿七日南昌終於陷落。接著在民國廿八年六月廿一日沿海汕頭市亦被日軍佔領。可以說到處哀鴻遍野，只有上海租界一隅，歌舞昇平紙醉金迷。唯四周被日軍封鎖。食米逐漸短缺，鄉民便私下帶大米運動到租界兜售，供大家享用。後被日軍察知，下令禁止搬運，於是另有婦女假扮孕婦，暗自把米放在身前，進

是殊途同歸。有道是：「農民插秧田，水中望青天，正反皆有道，退步是向前。」

作為不佞當時的解嘲。

這裡還得稍加補充，姜振北老弟與我

有緣故的。當年上海租界小流氓小癟三特別多，平時當扒手，「拋頂功」司空見慣，在夜靜更深時，一人行路，會遇上「剝

豬羅」的驚險鏡頭。所謂「剝豬羅」，就是小強盜，小流氓剝你的衣服搶你錢的打

劫行為。還罵你是豬羅，你說可惡吧。週末夜晚看戲，散戲後，已近夜半，公車停駛，窮學生無力叫出租汽車或黃包車代步，只好兩人作伴安步當車，偶爾遇上剝豬羅的，姜振北人高馬大，我們又拿拐杖，再用上海話說聲：「我是杜家」，意思說我們是杜月笙的學生子孫，因為盜也有道，既然是自家人，對方會對你喊一聲：「爺叔」。也就放你一馬。當年曾遇上兩次未被得逞。

至於說，我們是演雙簧的賭友，這又得再敘述一段上海的情況，那時在滬西康家橋，康腦脫路，極司非爾路一帶，設了好多家賭場，等於是東方拉斯維加斯。有

牌九、搖籃、輪盤等各種花樣賭法，應俱全。場內並供應美食餐飲，任由賭客享用

，會抽煙的有白蘭地、威士忌，應有盡有，供君選用，一律免費招待。開始，小可是土包子，聽人家說了之後，心花怒放，年輕人都有好奇心，耳聞不如目睹。於是躍躍欲試，想去見識一下。一個人去，形單影隻

，膽小，乃約姜振北老弟一同前往，端在開開眼界。因為既無賭的習性，也無籌碼可賭，也不懂如何賭法。進去之後，站在人後，處處圍觀而已。迨後發現有賭大小點的攤位，係用三個骰子扣在盒子裡搖幾下，等待賭徒下注，每一局解開寶盒，非大即小，若大，壓大者贏，壓小者輸，當然還有專門壓點子的各種賭法，不一而足。第一次參觀後，才領教，若非下注，不克任意享用餐點。經過一番思索後，若想不輸錢又能享受喫喝，倒是有個法子可行

。第二次在下與姜振北換一個賭場，講好二人裝不認識，二人合夥，同時以同等金額下注，你大我小，一贏一輸，合計等於不輸不贏，玩半小時後，共同享受一餐美食，酒足飯飽，走路。當然這種場所，可一而不可再，一則自己是學生，不該涉足；二則這是投機取巧行為，該適可而止；三則若被賭場管理員發覺我倆是騙喝，則後果不堪設想，嘗試過後便知難而退了。不過，平心而論，也感受到，時在抗戰，「前方吃緊後方緊吃」，這種燈紅酒綠的生活，頓時教人產生此風不可長的情懷。

3. 返鄉途中客棧驚艷

白駒過隙，在上海很快住了一年半，第一個寒假為了跳級轉學，未返鄉。暑假也為了怕學業跟不上，不能畢業先預習高三功課，又未返鄉。民國廿九年一月，第二個寒假不能不回煙台省親了。由於滬、煙海運斷航，只有搭輪先到青島，再由青搭車返煙。所謂車，卻係載貨卡車改裝，並無座位，旅客要站在車上，用手把著特設欄杆，衝著寒風前進，而那時煙青公路，還是土路，崎嶇不平，一路顛簸，苦不堪言。還要不時停車，須經日軍卡哨檢查。車抵萊陽，已經黃昏，因為當年沿海點線，固然都是日軍佔領，而四鄉多半仍在游擊隊手中控制，也常向日軍佔領區進襲，而造成日寇丟盔卸甲，多有死傷。當時

有句傳言：「日寇前線打勝仗，後方卻吃敗戰」，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日本佔領區夜晚禁止行車。於是大家下車一同住在「雜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靠橋頭的一家茅店，聽說這還是萊陽最大一家客棧，外表看來不起眼，裡面倒是四進四合院的平房，每進各有庭院，最後一進，還有便門。本人被分到最後的這一進，有土炕的一間，雖然曠廢簡陋，隨遇而安，倒還可以。不過，院落兩側卻停放好幾具棺柩，尤其傍晚，靜悄悄，看在眼裡，不免有些聳懼荒落之感。跟店主交涉調到前院，已無空房可換，只好壯膽將就一夜。剛要就寢，不料有個女子聲音叫門，腦際裡立刻想到聊齋誌異裡鬼狐故事，少不了毛髮悚然，難道真有女鬼，心在跳，手在戰，不敢開門。對方卻說：「我們是同車自青島來的，我一個人分到這一排堂屋西間，跟你這間是對門，窗外就看到那些棺材，好恐怖，好可怕，迫不得已，只好找你作伴，請開門罷！」既然不是鬼狐，遂開門讓她進來，原來是一位豆蔻年華很標緻的女性。便請她坐在僅有的那一把長凳上。她還未等坐下就說：「我回房就來。」頃刻把她帶的隨身行李拿過來了。在下遂說：「不

大好吧，小姐，你不能睡在我房裡。」因為腦子裡老在轉「聊齋」，就想到聊齋上「聶小倩那一段裡有話：「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恥道喪。」」她卻說：「我也出於無奈，不要緊，我看你也不是壞人，我又不敢一個人在那間睡，待一會兒，你睡炕這頭，我睡炕那頭就是了。」由於大家都在車上站了一整天，實在也疲憊過度，遂蓋著客棧舊被合衣而臥，一睡天明。吃過稀粥，一同登車，抵煙台、蓬萊，燕分飛，各自東西，從那以後，再未相遇。現在回想，常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我們的京戲值得發揚的原因，就是說，京戲裡都是教忠教孝，講禮義廉恥的故事，對人心影響還是有相當作用。那時不佞曾看過馬連良的御碑亭，主角王有道與一女子避雨碑亭，各自獨坐一宵，德行感召神明，才叫他金榜題名。不才在茅店陋室與一女子合衣各自就寢，規規矩矩一夜。其實本人並非柳下惠坐懷不亂而不動於衷，多少與家教或是說與道德約束有關，當時心裡就想到

之快而誤前程。況窗外瑟瑟，陰森熒熒，不管有無神明，還是多積陰德，坦然自得，問心無愧的好。上述這段故事，發生在萊陽，在煙青路上的中途站，以盛產萊陽梨而聞名全國。是膠東重鎮之一，東通文登、榮成，西到濰坊、臨淄，北抵煙台、蓬萊，南達青島、即墨。前清時代，還有個趙二奶奶出南門的故事，也發生在萊陽。話說萊陽大戶人家趙公子完婚，花燭之夜，陪嫁的婢女替新娘子洗腳，新娘子說：「小心點，別把我腳心那塊朱砂痣搓掉，我所以主貴，就靠這塊痣。」丫頭一聽，答話：「這有什麼稀奇，我腳心就有四塊，還不給人當丫頭。」經新娘子察驗，果真如此，乃向丈夫趙公子建議，收丫頭為二房，人稱：二奶奶。迨後二奶奶連生三子一女，三子先後皆中進士，唯女婿僅是舉人。一日，由三子一婿為二奶奶抬轎出南門踏青，正在熱熱鬧鬧前進中，二奶奶發話說：「這個轎子右後面有點偏，是誰抬的？」皆曰：「是你女婿抬的」。也許二奶奶明知故問。認為舉人比不上進士。遂下轎對女婿說：「你不是我生的大學，豈可見獵心喜，趁虛而入，逞一時的功名才比他們三個小一點，這樣罷，

我把兩腿跨開，你在我跨襠趴過去，就權當我生的，試試看，能不能高中。」翌年，女婿果真高中進士。於是趙二奶奶出南門，乃傳為佳話。一切是否歸之於命，信不信由你。

回到煙台，別來無恙，姐姐弟弟妹妹一切都異口同聲說：「男兒得闖，女孩得浪」，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郎家老三真出息多了。

老姐姐知道我喜歡吃偏口魚、酸菜火鍋，愛吃葷青對蝦餡兒，包的餃子，便叫人「趕所集」買菜，叫老媽子一樣樣做給我吃。還拿事先晒好的大蝦乾，供我就酒，連同皮蛋拌豆腐，喝著張裕出品的葡萄酒跟姐姐吃宵夜、聊天。那真是天倫之樂，樂陶陶。

不久，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年也過了，假期也快滿了，辭別家人與煙台親友，又回上海求學。（本人少失怙恃，全靠二姐懸壺收入，扶養長大栽培成人，有關家姊之行誼，請參見拙著「自怡軒文集」第卅一頁「懷念二姐郎曉嫻大夫」一文。）（未完待續）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鵠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陸百元

名作家褚問鵠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鄉。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煙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靈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煢煢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

全書分裝參冊合售陸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